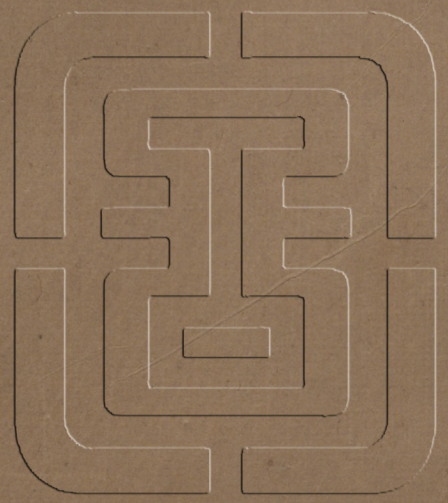




107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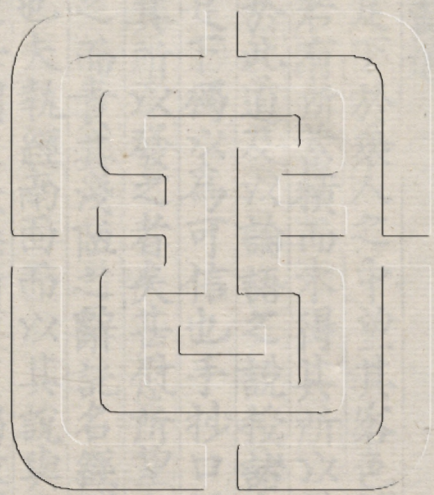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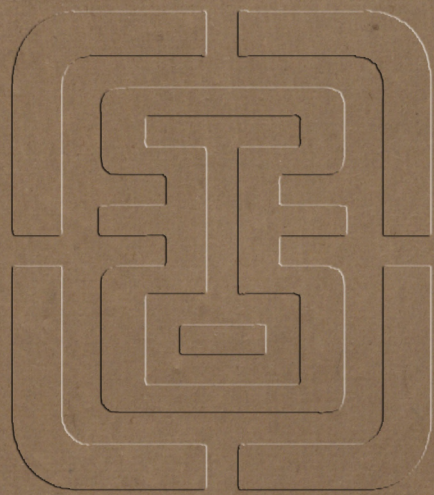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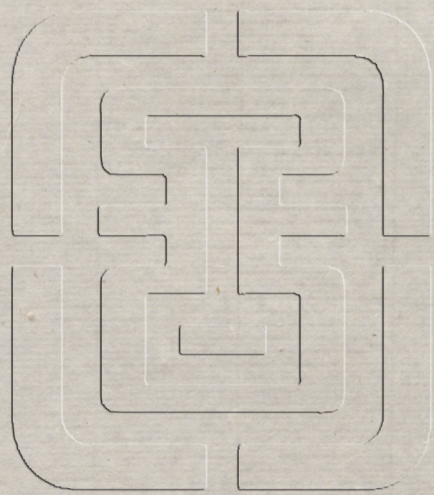
蔣氏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書
下之所行
下可共
各所向
下字將
四大編
是下之
此其非
過便
長論
者心獨
生始在
而心惟
今厚書
高則非
則人第
是下之
而已
知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



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

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林巒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揚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着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父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為注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侗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為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特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

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弁以爲謝

答柯國材翰

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旣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是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善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

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彊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拆疾讀如奉誨語良慰又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爲况何如仗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尚有三
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宛轉請祠也親
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入子之心不能不
慨然耳時事竟爲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
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
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利弊又甚於

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
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
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七八
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
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恍然也所
示易卦次叙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
陰陽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陰次交又一變而又交兌與巽
巽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叙
所以為易者蓋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各非專謂震巽四
五和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
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
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
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
足以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

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
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為此來真寡陋之幸
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
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
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
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
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
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畧加工
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
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
與商確為恨爾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
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為不易之論

又論語序云學爲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
節次如何成據此義頃向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
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求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
求仁之端又謂頃明識所謂无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
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思之如何
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
此以無思似以至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
方再讀此經建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
得與共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寄疑義來乃不知
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
此道相期必不相惟但在熹有僭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
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俟天寒

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胷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
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
也閣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勤問念至感
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
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
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
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荅合否如
何耳

荅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
領畧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

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諭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欽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

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垂教幸甚幸甚若文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凝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竒喜立新說往往過於

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發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

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文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闕為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文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為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群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論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

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真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真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真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

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寬鬼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喜意發云心之為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摸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拊周卒哭而拊孔子善殷據孔子以

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柩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
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柩是一項事
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柩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
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
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及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僦
侗故聖人致詳於此豪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
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
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
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
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
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
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僦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

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
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
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
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
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鸛峯吞棗向來李
文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其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
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
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况此非特豪釐之差乎三
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
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

玩味只於平易發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竒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喜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何由而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為况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尤甚之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其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

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慙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物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眾也不可只管立說求竒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昧

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在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慈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看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感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爲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道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爲學莫病於自足有爲則無爲而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太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諂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瑳以道學珠磨以自脩學問明辯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况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空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儒之說已畧具矣李光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爲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爲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爲賢耳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

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曾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爲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俎豆晉乘楚檣杞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曾謂宰我又學於聖人而不之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爲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著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

改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
民戰栗惜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
爲之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
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聖人之所以惜
之也既往不答蓋因其問而可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失今
則無及矣無可答也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他
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
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
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聽
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
皆有理湏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
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
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
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爭隱不知得多
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
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

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畧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為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云云

定于一只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為此

說出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云云君子之道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

序初非有其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

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為而昧於遵

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

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曾於愛牛

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

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

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真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

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真知求之則明益明而聖益聖能自巳乎不得吾心無有是也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

切處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為大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况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舊說此句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一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為德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為盡謂只

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以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為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為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

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
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
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
目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
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
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
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
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
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
于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譬
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真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
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
間事若不如是即愛憎予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
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
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
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
即三綱五常都無頭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
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有以爲是之過
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
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

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
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
是逆詐億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
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後多是悠悠度日
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
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
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
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
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辯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
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
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
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
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恠
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知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
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貞者一一勸過只此二十餘
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
動靜不失其特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
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
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貞

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
爲資吾神養吾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
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
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恠吾友若信得及且做
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
開擴心骨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
養貢胡荼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
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
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至既未到此地位自
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
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

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
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
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
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
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
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儒釋
只此豪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
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
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
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
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
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充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

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編寄

耳

聞已與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初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
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且女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
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間耳幼兒
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
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爲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
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
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

以進吾德脩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爲
天下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
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
得其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程傳可
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
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入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旣已不仁痒痲疾痛已尚不知頑冥之甚安
知其禮樂之爲禮樂也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畧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徧爲爾德無不可者自

衆人觀聖人則循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聖人因事發見示之以無有也猶曰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謙退不居之詞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并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是生不得惟其物交物則惟知有物遂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故欲以復之初爰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且晝之所爲便來格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

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且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不遠復更檢易傳看

操則存仁能守之舍則亡仁不能守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仁之不可似以操則存舍則亡爲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道心惟微妄意推測慙作之甚乞賜提誨一二庶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

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爲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說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劔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論也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出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

蓋爲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抵讀書以此爲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處理會爲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弔喪問疾畧無少暇前月末間元履又不起疾交遊凋落可爲傷歎而歲月如流悔者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所喻孟子疑處甚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即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宜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請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參較喻及爲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湏刊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彊勉關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其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真爲朝廷不許辭危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况然亦只得方伸已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也楊謝之說固未爲得順之所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無已勉人之意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

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已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陳齊仲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

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謾錄此數條去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順之不二法門則不

可休不可休似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渠所寄來孟子說大抵其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必如此打遠也。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

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衝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踈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

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諾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喜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無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

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助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為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

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
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入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
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曾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
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
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
報然其大畧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
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
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

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
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
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
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
人并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
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
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
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曾次了然無疑
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迭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其不便可為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恩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聞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畧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釋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

如必聞其政之說亦駸駸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畧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懼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

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其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有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

雖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
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
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忽忽不能款曲至今爲恨耳別紙疑義已悉奉答
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熹歸來數日卜葬未定湖南設恩
不容祗赴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
任一道之寄耶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
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
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爲仁之本博愛之謂仁
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彖辭及孟子論四端
處子細看

答魏允復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
自非埋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

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關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只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納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脈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真是可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

否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咸雜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表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胷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

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
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
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
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
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
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爲即爲故其
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
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
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
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

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 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
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
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
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五不六過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
密處誦數過爲佳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
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
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
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
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
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

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蔡未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

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

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
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
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
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
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
機心惑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
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
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
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
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
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
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

易者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
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
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
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
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所
包攝不止孝悌凡慈愛
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
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楸棘非有彼
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事之本守之類是也論性
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下之大類是也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
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喜嘗問先生警殺入事先生曰崩贖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喜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崩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崩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

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崩贖之來諸大夫當身任

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崩贖違之則不

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

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

盜鐘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

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

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

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

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

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

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

王叔文編

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

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效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悅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無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
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
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
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
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
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
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
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
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
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
以為如何恐有踈繆處切望反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
因十亂之事而遂言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

事如孟子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為幸達
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
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
於此便見聖入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
與知而之所以然者聖入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
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嘗
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
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崇

同呂子約釋子先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
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
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

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爲也道之爲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

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爲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折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

道不可直謂之中姑借時中而言耳

未知是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爲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子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

說得甚巧然極有病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

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終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頽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幹

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二出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遜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

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

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非為邪枉非離群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樂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大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為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弟固是順德然所造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為也犯顏而諫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已上者能移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

犯上不必專為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君如此則其他可知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使其君媿畏而不敢為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爲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耳與此異旨辭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曰無德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

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橫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橫渠說遠耻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湏當近禮恐其自貶耻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敵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爲亦足以啓予矣此一句游大信說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爲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

祭啓祭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祭今省其私乃有啓祭與啓予之啓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爲說退而省其私私所安也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爲一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間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也

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輓軌交乎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

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輓軌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鑿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敬恐勝今說

揚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

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視取羣廟之主而載諸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羸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

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為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衰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戚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禮不備而後祭也自啓啓將葬也而祭至于反哭既葬而反葬而五祀之祭不行啓殯見柩哀情亦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葬祀畢獻而已也未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社薨至殯諸侯五而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之禮也諸侯自信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

宗廟四時嘗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
三月而葬悼公改服備官烝于曲沃會于澳梁之事為
魯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奠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為正禮也右三條
 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
 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
 于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
 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
 喪而廢蓋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
 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
 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
 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
 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

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

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

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

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

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

之期須既葬立主王虞之後十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

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參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
 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喪祭
 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
 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
 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常解此義以為具文備禮而非發此

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湏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諫多聞之

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携二子過寒泉招李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父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

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辨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喜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答漫寫呈當否俟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李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爲實邪爲空邪渠以爲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

哉又爲李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爲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稟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勿勿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諫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鷓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者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

子澄書為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
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沫義理事物之來
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
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
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
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
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爲訂之心無
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自我而立自觀我者而言此語

却大有病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
有小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撫倚前輩之嫌大抵
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
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
小如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
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
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何可及也巨室恐如呂與叔

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室家則室之巨者也
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
帖若以巨室爲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違道
干譽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日規
模也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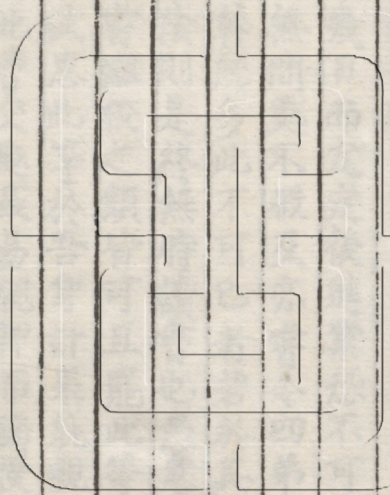
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許寄來看然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爲然否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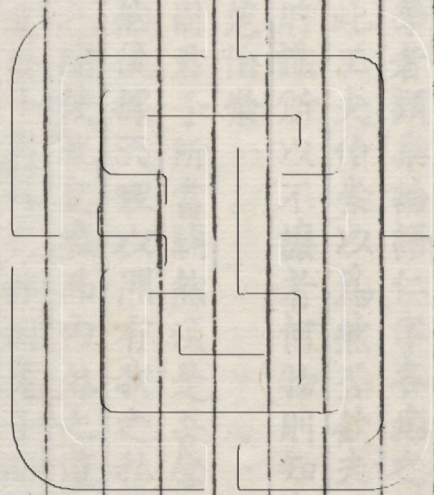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湏是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

然說說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
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
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
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
弓鳴琴抄書離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
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
從稍雜與此曹交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
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
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

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文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倍受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紛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有四篇似未決孰可兼新舊者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

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

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却看
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
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
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
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曹講此至熟日用之
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
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克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至此
渠冗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
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
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
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
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
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
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
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
淵之羨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述如字乃安毛
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免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
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
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
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土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
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
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
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
之祝曰孝子某宗子使介子某庶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
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

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
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
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況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
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
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
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
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
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
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
安而支子移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
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

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主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恠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鑄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佳途中望寬

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惡在其為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躐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其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
行根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閩本大異
此像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為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
不類或有此闕綃并告為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劄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籲俊尊上帝之
比而彼易為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
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裘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
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

佳

喜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
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
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
變通旨愚意則以為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文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
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
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學一物在地
學一物在人學夫婦為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

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適填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越越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

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充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賜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鶩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

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特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

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補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鈞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

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充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窺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延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語錄頃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待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已意處

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特若稍有所進當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喻以警不逮幸甚其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造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

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文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者畢先送伯崇處近城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

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袞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

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點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特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

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頌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文議論

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充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它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獲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真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枝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

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
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
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
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
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
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宗近過建陽相見
得兩夕之歛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
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丁之進世
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予書當
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
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允切悚
畏喜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
間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
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
亦不爲賢者先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
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恠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
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
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允粹而切向喻元履令
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
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
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曲終

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况仍昔所憂所懼大畧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

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鐫喻開發為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朱三郡非不欲盡使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

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論并喜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察而委諭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畧見彷彿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丐斤削耳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薦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

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日未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日曰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媿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以辨誘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

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頤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贊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聞者不過如此羅季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街弁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立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

隔截為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
 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
 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為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
 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為本論
 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
 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為左
 右逢原神明其德為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蕙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
 聖賢所警正為仁人君子蒙蠶之羞爾姦人則尚何說哉
 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為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
 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畧

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
 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
 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
 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
 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
 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
 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
 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
 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
 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
 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

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達意之罪也今畧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去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者獨非術

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為又說文云艾草也从ノノ左ノ右ノ艾草之狀故

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又創

又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

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

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

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

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

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兩意說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為兩節又以木根為譬似

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是已今但

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

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

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

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

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

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

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
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比卦彖辭

中住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
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
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
寃交而夢百感紛紛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
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
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
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
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
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
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
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
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匠之規矩然後
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
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
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
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

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
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
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更離也皇陶之執舜之逃
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
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
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入議之說
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
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
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
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
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則有

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以稍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
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
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強恕而行

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行之不著者所

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

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

復用其愧耻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

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

王邦亮馬

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

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肆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

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宛咨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各用中字相與討論其入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及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脩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

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迺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

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

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適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踰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掎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繞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

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
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
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
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
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
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
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
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
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
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
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
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敢諾安敢食言然須
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王
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
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
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
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闕鎖重重
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
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
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楛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
辨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
度夫豈以楛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

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豎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宜尚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

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來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適臣具負充位而已其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旣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

答何叔京

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逸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築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爲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此語尤有病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

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一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遣布此稟亦已草畧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真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然惇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

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惇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惇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惇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隣境羣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

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
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
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
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
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
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
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孰察其所爲其眷倚少異於前
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真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
然亦俟此決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
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
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楷
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

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
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
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
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
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誰人之罪蓋不可
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
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又稽來使草草略具報
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
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
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
即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
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
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為之媿汗不能已
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
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
暫到復為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
為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為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
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
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
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

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
何及之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
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
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
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按所謂聖人所以處
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
但為偷兒入室夜囊為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
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折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
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之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蒙喻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冀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為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詳向者瞽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滌磨蒙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此沉餘未有以為計何暇採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繼亦不已天德也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月至焉此是三等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

自此至知覺言仁共五段一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闕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困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為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

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入物之所得以為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為性何者為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

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卷二十一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乎正周備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達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

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弁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負而神

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獲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獲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

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
極廣大無物我底心曾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
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
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
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
選言
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
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
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
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
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
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特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
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
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
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
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
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
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
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
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
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
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
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
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
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
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
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
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
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
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
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
明辯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

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
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
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
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
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
若何而著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
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諭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
力而不爲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

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徃徃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擺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大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

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扞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
下主賓之辨可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真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

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謙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

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曰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為明白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詭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畧言之因來詢論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

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蓋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却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功親切之効此句有病後則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為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類子便覺有踈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踈則皆踈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名也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為此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為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

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必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餘已見答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

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

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

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隔於近日舍胡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被衆德為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然也
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
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
與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
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
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
相應如溫公伊州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
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
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
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
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

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

天理此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
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
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
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
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
截也主於滅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
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

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神妙始終萬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

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入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曉
錯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曾次而有所醒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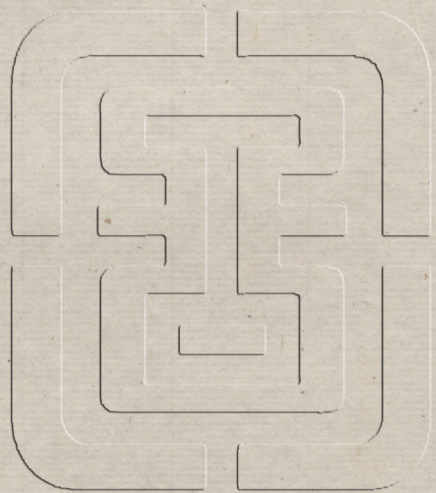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

若如來喻則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為備耳如此立

言有
干涉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卷之四

三

四

余大目

